

# “玛丽苏文学”的解构与新译

## ——《你好，旧时光》细评

周静萱，项子煊

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，浙江 杭州

收稿日期：2025年11月23日；录用日期：2025年12月17日；发布日期：2025年12月24日

### 摘要

“玛丽苏”起初是一场女性为自我编制的“乌托邦”幻梦。但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更新迭代，“玛丽苏”式文学逐渐暴露出背后的种种弊端。对此，大量“反玛丽苏”文学开始出现在网络小说的舞台，试图以对玛丽苏文学的一系列“对立式改写”建构起更深层次的文化审美。本文即以《你好，旧时光》为例，从全景式的叙事、多元发展的人物轨迹以及其“反玛丽苏”审美的角度探究“玛丽苏”文学在网络时代的解构与新译。

### 关键词

玛丽苏，反玛丽苏，网络文学，对立式改写，现实主义

#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“Mary Sue” Literature

## —A Close Reading of *Hello, Old Times*

Jingxuan Zhou, Zixuan Xiang

College of Humanities,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, Hangzhou Zhejiang

Received: November 23, 2025; accepted: December 17, 2025; published: December 24, 2025

### Abstract

“Mary Sue” literature originated as a utopian fantasy woven by women for self-projection. However,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online literature, its inherent flaws have gradually surfaced. In response, a wave of “anti-Mary Sue” works has emerged, aiming to construct a deeper cultural aesthetic through oppositional rewritings. Using *Hello, Old Times* as a case study, this paper examines the

deconstru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“Mary Sue” literature in the digital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noramic narration, diversified character trajectories, and anti-Mary Sue aesthetics.

## Keywords

Mary Sue, Anti-Mary Sue, Online Literature, Oppositional Rewriting, Realism

Copyright © 2026 by author(s) and Hans Publishers Inc.
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(CC BY 4.0).
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>



Open Access

## 1. 引言：“自我”与“理想”的白日梦折射

“玛丽苏”(Mary Sue)源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恶搞同人作品《星际迷航传奇》，文中塑造的完美女性Mary Sue聪慧貌美，获原作男主倾心且拯救人类。此后，“玛丽苏”从同人圈步入原创言情圈，在网络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类别。

学界对“玛丽苏”文学定义不一。学者管雪莲认为其属于当代大众神话分支，精神实质是完美女性英雄主义幻梦，诞生于后工业与消费社会，既追求女性启蒙主义精神，又追求完美自我幻觉美感[1]；邵燕君则指出，中国互联网语境下的“玛丽苏”多带贬义，指过度自我投射的写作，常表现为年轻女性作者将自己幻想成万能万人迷女主，与多位魅力男性互动[2]。综上，“玛丽苏”文学核心是投射女性自我幻想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女本位言情小说，以完美女主为核心，围绕其“逆袭”成长与多角恋展开，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中心意识。

弗洛伊德提出“幻想是未被满足愿望的满足，是对现实的校正”[3]，“玛丽苏”文学恰是女性白日梦的体现。其作者与读者以年轻女性为主，将对现实的不满投射到“完美女主”与“爱情神话”中，以期弥补遗憾、慰藉心灵，有心理学家也认为“玛丽苏”热是多元社会心理的折射，是女性的心理补偿[4]。

“玛丽苏”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后现代女性主义诉求，让女性在文学世界打破传统性别叙事，实现与男性平等甚至更高地位，助力女性话语空间的拓展。但它也暴露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局限：一是“女主光环”导致自我意识过剩，小说风格易矫情夸张，如《泡沫之夏》中大量女主心理描写虽显细腻，只是篇幅偏长，少了几分凝练；二是虽以满足女性诉求为出发点，却仍存在女性性客体化问题，即便如《凰权》中凤知微主导性行为也较收敛，未真正实现女性主体地位诉求，与初衷相悖。

此外，“玛丽苏”的“过度”特质(过度美丽、才华、幸运)虽满足读者对完美的期待，却导致阅读代入感缺失与审美疲劳。人物塑造上，主角类型化、配角扁平化，主角成长缺乏波折，思想深度肤浅；叙事上，为迎合市场追求“爽”感，剧情套路化，缺乏创新，使“玛丽苏”文学陷入庸俗。

在“玛丽苏”文学饱受诟病时，“反玛丽苏”文学涌现，八月长安的《你好，旧时光》便是代表。它套用早期“玛丽苏”人物与叙事模式，重现少女“玛丽苏”情结，探源女性心灵记忆与现实处境，疗愈集体创伤，实现自我和解[5]。本文即以此书为切入点，试图对网络时代下“玛丽苏”文学如何被解构、重塑与新译的问题贡献一份思考。

## 2. 现实主义的三重空间

玛丽苏小说常设定在贵族校园、宫廷等超现实空间，与现实割裂且环境单一。而《你好，旧时光》以现实为基，描绘余周周及其一代人的成长，融合校园、家庭、社会三重空间，构建立体真实的世界，展现

成长的挣扎与蜕变，丰富作品内涵，引发读者共鸣。

### (一) 青春辉映的校园

校园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场所，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《你好，旧时光》以现实主义笔触勾勒校园图景：小学时余周周面临拼音学习难题，因放学秩序混乱与同学被罚站、校门口家长翘首以盼，小摊上的千纸鹤、玩具吸引孩子；朗诵比赛的掌声、少先队早操巡视的严肃、十一二岁少年朦胧情愫与男女阵营划分等等细节，生动还原小学时光。

余周周的初中位于城郊，教育与生源条件欠佳，校园霸凌、拉帮结派等现象频发，她也受牵连。在此环境中，余周周学会了一套周旋之道，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，身边同学如无目标的马远奔、怕付出无回报的温淼、与家庭有隔阂的奔奔、执着证明自己的沈屾、自卑敏感的辛美香，都在中高考压力下，伴着摩擦与羁绊成长。

不同于传统玛丽苏小说聚焦女主逆袭之路与情感拉扯，《你好，旧时光》将校园叙事重心放在日常琐碎、人际关系与少年心事上，解构对校园生活的不切实际想象。书中青少年的伪装、对成绩的敏感、暗藏的抱负，都真实可感，让读者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，校园空间也成为青春羁绊与光芒的发酵地。

### (二) 爱痛并存的家庭

玛丽苏小说中，主角家庭背景往往极端夸张，多作为凸显人物的背景板。而《你好，旧时光》注重原生家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，通过描绘不同家庭，展现家庭对成长的深远影响。

主角余周周出生于一个未婚先孕家庭，父亲缺席、母亲忙碌，童年孤独且因私生子身份遭受诸多恶意。幼时她靠幻想填补内心空缺，长大后通过提升自我回应外界，生出内在力量。

辛美香(后改名辛锐)成长于压抑贫困家庭，父母重男轻女、争吵不断，她极度缺爱，自卑又敏感，却渴望改变命运。在余周周帮助下，她努力学习成为优等生，但骨子里的自卑让她嫉妒凌翔茜，与余周周暗中较劲，始终无法接纳自己。

林杨家庭美满，父母宠爱，就读优质学校，成长环境赋予他自信、阳光的性格。他重感情，高三为找被冤出走的凌翔茜放弃保送考试，即便与余周周关系起起伏伏，仍坚定追随。

凌翔茜与林杨同为优渥家庭出身，外貌与才能出众，却承受了父母过高的期望与严格的管制，内心极度压抑焦虑。高考前夕的崩溃，正是家庭缺乏理解沟通的结果，折射出现实家庭教育困境。

小说通过对典型家庭，揭示家庭对人物性格、价值观与选择的影响，让家庭不再是工具化背景，而是融入人物成长，成为性格命运的一部分，使情节与人物选择更加合理、更具现实感。

### (三) 充满挑战的社会

《你好，旧时光》突破了玛丽苏小说局限，将叙事触角延伸至社会空间，展现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。

人情社会“利益至上”的现状在书中凸显：余周周初入小学因无家庭背景被轻视，母亲送礼后，老师态度剧变，为她争取比赛资格、提拔职务；后因拒绝参加奥数班可能影响升学率，她又遭刻薄对待。社会分层也影响青少年，辛美香因贫困被欺凌，凌翔茜因家境优渥被特殊对待，等等，此类情节直指社会痛点。

人性的复杂多面也是书中的重要主题。青少年宫的谷爷爷，对余周周和蔼，在他人眼中却被视为偏心赚黑心钱的人，临终竟无家人学生送终；振华学神楚天阔，文质彬彬却因家境与童年阴影自卑，与凌翔茜恋情暴露后，为自保推卸责任，击碎凌翔茜幻想，他并非纯粹利己主义者，只是在敏感自尊驱使下选择明哲保身。

此外，小说还涉及人生选择、人际处理、社会舆论等议题。如在高考与追梦间抉择、在爱情与前途间权衡、面对生死的态度、道德层面的选择等，这些情节既展现着青少年在社会中的成长艰辛，也彰显了作品现实主义风格的深度与广度。

### 3. 全景式的青春叙事

玛丽苏小说多围绕主角展开, 突出强调主角。而全景式叙事则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现事件与主题全貌, 打破单一视角局限。本雅明在《巴黎, 19世纪的首都》中提及“全景文学”, 此类文学跨越社会层面, 展现广阔生活图景[6]。

全景叙事在文学与电影领域应用广泛, 通过多维度构建叙述结构, 融入多个叙事主体、时间线索与空间场景, 引导受众深入理解故事背后的社会、文化与历史脉络。

《你好, 旧时光》以“全景式”青春叙事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, 区别于《匆匆那年》等聚焦个体青春阵痛的小说, 它打破了学校单一时空叙事, 融入家庭与社会空间, 真实、多维度地呈现青少年成长环境, 包括亲情友情交织与成长感悟。小说将余周周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历时性事件, 与校园、家庭、社会的共时性空间关联, 实现“历时性叙事与共时性空间相互映射”[7], 共时性空间内部也存在交叉映射, 增强文本立体感与读者沉浸感, 既构建小说结构, 又利于揭示成长教育问题, 引发共鸣。

#### (一) 成长环境的立体构建

《你好, 旧时光》为人物铺设从幼童到青年的完整成长轨迹, 构建立体成长环境。乔治·普莱认为“没有地点, 人物仅是抽象概念”, 此处“地点”即人物性格生成的空间, 空间与人物性格、行为存在深刻关联[8]。

小说将叙事空间扩展至校内校外, 构建校园、家庭、社会三个维度, 人物描写从主角“小团体”扩展到各类学生及其家庭, 刻画多样性格, 呈现青春成长的复杂真实。作者巧妙交织三个叙事空间, 规避“玛丽苏”文本的模式化倾向[9], 营造复杂真实的叙述环境。

小说将个体置于复杂外部环境, 展现环境对成长的影响, 尤其通过余周周与辛锐的家庭对比, 凸显原生家庭的作用。家庭作为微观环境系统, 父母行为、教育方式、家庭关系深刻塑造孩子性格; 学校环境同样关键, 家长在学校的互动也隐喻社会人际关系博弈, 如小童星詹燕飞开学初受优待, 余周周感受到班主任对不同学生的态度差异, 这些都促使读者思考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。

辛锐的角色塑造是环境影响人物的典型案例。她原名辛美香, 原生家庭窒息, 母亲打骂、父亲游手好闲, 造就她自卑、敏感、极度自尊的性格。改名后, 她“做谁都可以, 除了我自己”的想法, 体现其在压力下的心理挣扎。她对温淼、楚天阔的感情及陷害凌翔茜的行为, 进一步暴露内心的嫉妒与不安。

从巴赫金“对话主义”视角看, 辛锐的形象是多声部统一体, 自我意识、潜意识与他人对话意识交织, 其矛盾性格是内心不同声音的体现[10]。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共时性艺术属性, 也适用于辛锐心理结构的多维构建, 其心理与外部成长环境形成复合嵌套关系, 共同塑造她的心理与行为, 凸显作者全景式叙事的精妙。

#### (二) 多重式内聚焦叙事与多线叙事

玛丽苏小说多为单一叙事线, 围绕女主成长与爱情展开。《你好, 旧时光》则采用多重式内聚焦叙事, 展现多个人物故事线。

内聚焦叙事由热奈特提出, 与“零聚焦”相对[11], 事件通过特定角色的感知与心绪呈现, 依托角色感官传递其感受与思考, 拉近叙述者与读者距离, 增强代入感, 揭示人物内心。根据焦点稳定性, 内聚焦可分为固定、不固定与多重内聚焦[12], 其中多重内聚焦指同一事件从不同角色视角叙述, 构建互补或对照的叙述层面, 丰富故事维度, 揭示人物思想、情感与动机, 提升叙事深度与悬念。

《你好, 旧时光》摒弃单一主角内聚焦, 将视角延伸至配角。如余周周因私生子身份遭林杨父母疏离时, 作者既刻画余周周的创伤与坚韧, 又展现林杨对父母行为的困惑, 两重内聚焦构建两人间的矛盾张力, 丰富情感层次与人物关系。

同时，小说采用多线叙事，虽以余周周为核心展开情节，但多重内聚焦叙事为多线索推进、切换叙述对象、展现人物心理提供便利。番外更是为配角专属叙事，从配角视角呈现故事，展现其个性与内心，以及角色间的复杂关联，为读者提供多元阅读视角，拼接出完整饱满的全景式故事。

### (三) 自由间接引语

自由间接引语是介于直接与间接引语间的叙事技巧[13]，詹姆斯·伍德盛赞其能让读者同时通过角色与作者的视角看世界，连接作者与角色，又体现两者距离[14]。

在叙事中，自由间接引语以第三人称诠释角色内心、情感与言语，保留角色语言特质，既遵循间接引语的人称时态规则，又无引导语，直接呈现转述内容。在全景叙事中，它丰富叙述结构，提升读者沉浸感，助力立体人物塑造与议题拓展。

自由间接引语增强叙事深度与复杂性，让叙事不止于事件堆砌，更深入人物内心，实现叙述视角迁移。如余周周幼儿园家庭聚会时，“大人眼里毫无意义的客套，在小孩子听来无异是天塌了”，以及林杨父母得知余周周身份后的反应，作者点评“同情心这种东西，就是在能够保全自身的情况下才会有消遣”，均是作者对场景的评论。此外，它让读者更直接接触人物内心，在全景叙事中帮助读者与特定人物建立情感连接，增强代入感。

## 4. 复杂饱满的群像人物

弗洛伊德认为“自恋是里比多素质，是利己主义自我保存本能的补充，存在于正常发展中”[15]。女性作家创作“玛丽苏”小说时，常将自恋情感投射到女主身上，构建封闭叙事空间，弱化社会历史背景，专注自我探索，实现自我认同。

玛丽苏小说中，女主集美貌、智慧、善良于一身，是故事的中心，往往经历从平凡到非凡的转变；配角则多为衬托女主存在，拥有出众特质，围绕女主展开纠葛，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“工具人”，自身缺乏独立性与完整性。

自恋情节源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，也反映出女性文学的自我演进逻辑，革新女性自我认知边界。但过度自恋会导致人物失真，消解自我认同深度，使女性文学狭隘化，丧失生命力。因此，女性作家需平衡自我认同与批判反思，突破局限，以个体经验映射人类普遍生命状态。

与玛丽苏小说不同，《你好，旧时光》中的人物带有真实的“自私”特质：余周周为逃避愧疚将母亲车祸归咎林杨；辛锐即便受余周周帮助，仍会因好胜心遮住习题，视其为对手。这种真实展现人物性格多维度与成长的苦乐挣扎，区别于玛丽苏小说对人物复杂性与成长过程的忽视。

在情感纠葛处理上，作者也未将情感理想化，而是通过人物行动、对话与内心独白展现情感的复杂多样。如辛锐“黑化”有完整线索，家庭家暴、他人欺负、老师漠视等均是诱因，避免单一情感的过度理想化。

### (一) 多元发展的人物轨迹

《你好，旧时光》打破传统玛丽苏一元主义写作，走出自恋困境，多维度描写配角，避免单一化。作者融入社会历史背景，让不同立场、阶层的角色互动，在时代浪潮中完成人物弧光，实现多线并行的群像书写，拓宽人设广度，吸引不同读者。

小说人物涵盖年轻一代各类典型：命运多舛的奔奔、智慧冷静的陈桉、在感情中犹豫的单洁洁、从耀眼到平凡的詹燕飞、刻苦却缺“考运”的沈屾、秉持“差不多就好”的温森、优秀专一的林杨、在高压教育下崩溃的凌翔茜、执着守护青春的蒋川、努力逃离原生家庭的楚天阔、洒脱面对生死的米乔、迷茫于职业选择的彦一、活在余周周阴影下的周沈然。网友评价“或许你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但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”，足见人物的代表性。

此外, 小说还刻画了性格各异的教师与家长: 势利的于老师、余周周眼中的“好人”谷老师、善良笨拙的张敏老师; 独立的余周周母亲、懂人情世故的林杨妈妈、高压教育的凌翔茜妈妈、将女儿当炫耀资本的詹燕飞妈妈、实施棒棍教育的辛锐父母、尖酸的周沈然妈妈、身为领导的周沈然父亲、视野狭窄的楚天阔父亲。通过这些角色, 小说呈现青少年所处的家庭氛围, 实现对青春的全方位描绘, 平衡主次角色, 真实还原现实的人生模样, 营造沉浸式青春氛围。

玛丽苏小说常围绕女主与多男情感纠葛展开, 规避社会历史背景, 局限于狭小叙事空间, 自我中心化倾向显著, 扭曲人物真实性, 削弱自我认知价值, 限制女性文学表达广度与深度, 丧失作品生命力。

而《你好, 旧时光》突破玛丽苏剧情窠臼, 超越“小我”框架, 刻画复杂群像, 尤其展现女性角色的生命本质与多维面貌。作品通过挖掘个人经验, 展现女性群体魅力, 以个体生命历程观照人类普遍情感与生存境遇, 实现从个体到全体的艺术跨越, 彰显创作理想与文化价值。

例如, 小说通过个体人生选择, 探讨青春真谛。书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自我主体建立的过程, 即“主角游戏”, 如楚天阔、林杨、余周周在是否放弃提前批资格寻找凌翔茜一事上的不同选择。作者并非批判选择, 而是展现选择基于个人资源, 最终汇聚成当下的自己。这种对成长的反思, 贴合现代年轻人对现实的怀疑语境, 传递“选择”与“自我认知”的生活哲学, 强调道家“无为而治”, 为年轻人提供信心与方向。

## (二) 余周周: 重拾自我的追寻之旅

余周周是《你好, 旧时光》的主角与群像核心, 形象复杂真实, 体现人性与成长轨迹。巴赫金推崇现实主义成长小说, 认为人的成长与真实历史时间紧密结合, 是个体与社会环境持续互动的过程, 通过自我对话与社会交流, 深化自我理解, 塑造对世界的认知, 伴随自我反省与适应<sup>[16]</sup>。

余周周的成长历程正符合这一观点。因私生子身份, 她自幼比同龄人成熟, 初入小学面临老师冷眼、学业难题与人际困境; 在摸爬滚打中, 她学会中庸与伪装, 也有活在“主角”幻想中的小阴暗。但凭借坚强心态与他人支持, 她从弱小残缺走向相对完整。其成长虽有戏剧性, 但成长中的心情与思绪贴近生活, 让读者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, 她的成长也是从自卑怯弱到自信坚强, 从普通女孩到“女侠”的蜕变。

## (三) 辛锐: 配角的逆袭人生

《你好, 旧时光》群像塑造出色, 辛锐(辛美香)的立体塑造尤为突出。弗洛伊德认为“创伤是对外界刺激的极度情感投射, 破坏感知意识系统与自我, 是不愉快的经验”<sup>[17]</sup>, 且创伤会以行为重复的方式呈现<sup>[18]</sup>, 早期童年创伤记忆深埋潜意识, 通过梦境、回闪等干扰个体, 影响思维与心理, 引发复杂症状。

辛锐的原生家庭窒息, 母亲的打骂、父亲的冷漠、底层小市民的做派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创伤, 导致她自卑、敏感且极度自尊的性格。她的形象之所以如此鲜活, 源于作者将环境因素融入性格刻画: 初期因吃食杂店不健康食品, 形象邋遢肥胖, 封闭自己、降低存在感; 偷书习惯既暗示她的读书天赋, 也体现她的不光彩与难被认同。她与温森、楚天阔的感情纠葛, 以及陷害凌翔茜的行为,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嫉妒与不安。

辛锐改名不仅是名字的更换, 更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探索与挣扎。“做谁都可以, 除了我自己”的执念, 体现她在压力下的迷茫与追求。这些情感碰撞推动情节发展, 展现她作为独立个体的内心世界, 其心理适应与行为选择, 让这一角色鲜活立体、充满生命力。

## 5. 网络时代的“反玛丽苏”审美

《你好, 旧时光》在网络文学中展现独特“反玛丽苏”审美, 通过创新解构传统叙事模式, 构建优质阅读体验, 引发读者情感共鸣与心灵疗愈。

### (一) “反套路”的文学祛魅

当前主流文学增长放缓，“爆款”网络文学多呈现“反套路”“寻变体”倾向，突破类型化模式成为网络文学唤起情感共同体的关键[19]。以往网络文学的重生穿越、霸总、升级打怪等元素，虽满足读者欲望、提供“快感”，却也使其被贴上“快感文学”标签。

近期“反传统”“去类型化”作品打破单一快感叙事，如“反穿越”探讨时空与身心关系、“反霸总”打破性别刻板印象、“重生不复仇”颠覆“胜者为王”观念等，让网络文学超越感官刺激，摆脱“快感文学”标签，展现创新精神。

《你好，旧时光》在网络青春校园小说“反玛丽苏”方面独具匠心，打破读者传统期待，拓宽期待视野。姚斯的“接受美学”认为，读者阅读是文本具体化的过程[20]，“期待视野”（源于读者生活经历与审美体验）对作品接受至关重要，只有满足“期待视野”，读者才能获得美感[21]。

在泛滥的“追忆”“怀旧”青春文学中，读者对早恋、混乱的人际关系等失真情节审美疲劳。而《你好，旧时光》聚焦“纯粹”，引导读者在故事中寻找与自身青春的共鸣，唤醒回忆、深化沉浸感，实现深层审美触动。它不局限于青春内部叙事，避免落入俗套，让年轻角色在体验友情爱情的同时，与成人世界碰撞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揭示人生本质。

小说以全景式记录展现普通青春，捕捉小学中学的细节（艺术节、课间操、文理分科、中高考等），勾勒一代人的青春轮廓，是对时代青春的记录。它呈现贴近大众生活的青春景观，对过度理想化、模式化的传统玛丽苏小说进行文学祛魅，既满足又拓宽读者期待视野。

## （二）阅读效果的共鸣疗愈

荣格认为“集体无意识成为生动经验并作用于时代意识时，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”[22]，文学疗愈的机制在于触动读者无意识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，通过共鸣，让读者探索自我认知与世界观，实现内心和谐。

《你好，旧时光》原名《玛丽苏病例报告》，开篇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引入“玛丽苏”概念。网络文学中的“玛丽苏”主角多完美不切实际，起初读者可能对书中设定困惑，但随着阅读深入，会理解“玛丽苏”在此处是主体意识自我确立的载体，书名是对成长中自我认知与现实碰撞的隐喻。

小说用“玛丽苏”元素探讨成长的痛苦与自我认同，非追求“爽”感或流量，而是以文学手法捕捉人物成长中的细微内心变化，温柔疗愈伤痛，引发共鸣。正如八月长安所言，“玛丽苏或许是一种病，我们都是患者，感染无须惊慌，它只是宣告成长的开始”，“病”隐喻青春期迷茫，“痊愈”象征从幻想走向现实。作者创新性运用“玛丽苏”元素，将抽象概念具象化，让读者易于理解感知，实现情感宣泄与心理安慰。

成长中，许多人都有过“玛丽苏”式想法，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，但随年龄增长，逐渐认清现实。长大是自我认知与修正的过程，需接受不完美，追求更好的自己。小说中的“玛丽苏病例报告”，正是对这一成长过程的描述。

作者在书中引入“主角游戏”概念，由陈桉提出，他告诉余周周“主角跌落山崖后，会在山洞找到秘籍，重出江湖无人能敌”，鼓励她到新学校重新开始。余周周实践“主角游戏”，在十三中努力学习、结交朋友，实现逆袭，并将此理念传递给辛锐，帮助她成长。

温淼的“主角游戏”经历更显真实普遍，物理公开课结束后，他在被窝里幻想自己是化解尴尬的“罗密欧”。作者引入“主角游戏”，是希望读者在认清平凡、治愈“玛丽苏”后，仍能在主观上视自己为“主角”，勇敢面对生活困境，保持乐观，追求梦想。

## 6. 结语：“反玛丽苏文学”的现状与反思

早期“玛丽苏”文学因大胆书写女性自我欲望风靡网络文学，编织女性“乌托邦”，但随着网络文学

的不断迭代, 其单一人物与叙事模式逐渐过时而遭到诸多批判。读者渴望更现实、有深度的作品, 因此, “反玛丽苏”小说应运而生, 以独特视角与颠覆传统“玛丽苏”套路的方式, 吸引了大批追求新颖阅读体验的读者。这类小说多通过“对立式改写”, 跳出传统叙事与人物塑造, 打破爱情幻想, 回归现实。

《你好, 旧时光》(原名《玛丽苏病例报告》)是“反玛丽苏”对立式改写的典型。它套用部分“玛丽苏”套路, 如余周周坎坷传奇的成长、与林杨的戏剧化相遇、耀眼成绩及大量内聚焦叙事, 但“玛丽苏”只是她成长的起点与需褪去的冗余, “玛丽苏”最初的自信自爱内核, 化为推动她走向成熟完整的力量, 让“玛丽苏”文化内核回归本质——彰显自我意志与力量。

21世纪初早期“玛丽苏”小说处于女性伦理原则从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, “爱情”仍是主线, 未突破商业言情小说意识形态束缚, 虽有抗争精神, 却仍无意识顺从男性主导型社会结构秩序。而2010年的《你好, 旧时光》通过“全景式”生存空间书写打破这一逻辑: 爱情非女性生存必要条件, 女性无需借爱情证明价值; 女主不完美, 有缺陷与野心, 是“不被凝视”的立体角色; 叙事注重配角塑造, 通过配角内聚焦与完整设定, 实现“全员上桌”, 达成“青春人物面面观”, 贴近现实, 带给读者全新阅读体验。

纵观“反玛丽苏”小说发展现状, 叙事上, 常用幽默讽刺手法解构“玛丽苏”套路, 如女主平凡有缺陷、爱情充满挫折, 夸张呈现“玛丽苏”情节不合理性, 让读者反思; 人物上, 形象丰满立体, 男性与次要角色不再是“工具人”, 有独立性格、目标与轨迹, 女主凭智慧勇气实现自我价值; 题材上, 多以现实为背景, 关注社会热点与普通人困境, 通过真实情节与人物, 展现生活百态, 引发共鸣, 传递积极价值观。

网络文学“反玛丽苏”倾向是读者审美需求、作者创作理念转变与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, 丰富了网络文学内涵, 提供多元阅读体验。但过度追求“反玛丽苏”也可能让网络文学陷入新“怪圈”: 因网络文学商业性强, 早期先锋“反玛丽苏”作品成功后, 市场风向转变, 后期作品为迎合市场, “为反而反”, 创作者对“反玛丽苏”文化内核理解片面, 导致情节生硬、人物扁平, 陷入新套路; 部分作家忽视“玛丽苏”元素解构与建构的平衡, 仅批判旧模式, 注重形式解构, 忽视主题内容的深层价值建构。

因此, 网络文学作家正探索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, 致力于创作更真实、立体、有深度的作品, 满足读者对高质量文学的需求, 在娱乐的同时引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, 这也是“反玛丽苏”倾向向现实主义靠拢的重要体现。

综上, “反玛丽苏”文学是网络文学发展中的新兴现象, 风格多样、态势复杂, 既反映了读者对文学创新与现实关怀的需求, 也暴露出创作传播中的问题。通过分析反思其现状, 可知文学创作需平衡创新与传承、批判与建构、艺术追求与社会价值, 如此, “反玛丽苏”文学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价值印记, 为读者带来优秀作品, 推动文学事业繁荣, 提升社会审美文化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管雪莲. 玛丽苏神话的历史理据、叙事范式和审美趣味[J]. 文学评论, 2016(4): 165-170.
- [2] 邵燕君. 破壁书: 网络文化关键词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8.
- [3] 弗洛伊德. 弗洛伊德论美文选[M]. 张唤民, 等, 译. 上海: 知识出版社, 1987.
- [4] 荧屏“玛丽苏”泛滥, 林心如被称为“玛丽苏教主”[Z]. 传媒, 人民网.
- [5] 张韶玥. 轨迹、人物、题旨: 2005-2010年的网络“玛丽苏”小说[D]: [硕士学位论文].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, 2023.
- [6] 本雅明. 巴黎, 19世纪的首都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6.
- [7] 马昭仪, 何捷, 刘帅帅. 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时空叙事数字模型研究——以《李娃传》为例[J].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, 2020, 22(5): 967-977.
- [8] 桂裕芳, 王森译. 普鲁斯特和小说——论《追忆逝水年华》中的形式与技巧[M]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92.

- [9] 高晓.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“玛丽苏”文化现象探析[D]: [硕士学位论文]. 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, 2019.
- [10] 巴赫金.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[M]. 北京: 北京三联书店, 1988.
- [11] 热拉尔·热奈特.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0.
- [12] 胡亚敏. 叙事学[M].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
- [13] Frédéric, L. (1997) *Fables Livres VII a XII de Jean de La Fontaine*. Brral, 50.
- [14] 詹姆斯·伍德. 小说机杼[M].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21.
- [15] 弗洛伊德. 弗洛伊德著作选[M].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1986.
- [16] 巴赫金. 《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》卷 3《巴赫金全集》[M].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1998.
- [17] Whitehead, A. (2007) Introduction of “Trauma”. In: Reader, A. and Rossington, M., Eds., *Theories of Memory*,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187.
- [18] Freud, S. (1974) Inhibition, Symptoms, and Anxiety. In: James Strachey, Ed., *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*, Vol. 20, Hogarth, 150.
- [19] 李玮. 从类型化到“后类型化”——论近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新变(2018-2022) [J]. 文艺研究, 2023(7): 85-96.
- [20] H.R. 姚斯, R.C. 霍拉勃.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[M].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87.
- [21] 姚斯·霍拉勃.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[M].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87.
- [22] 卡尔·荣格. 人、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[M].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1.